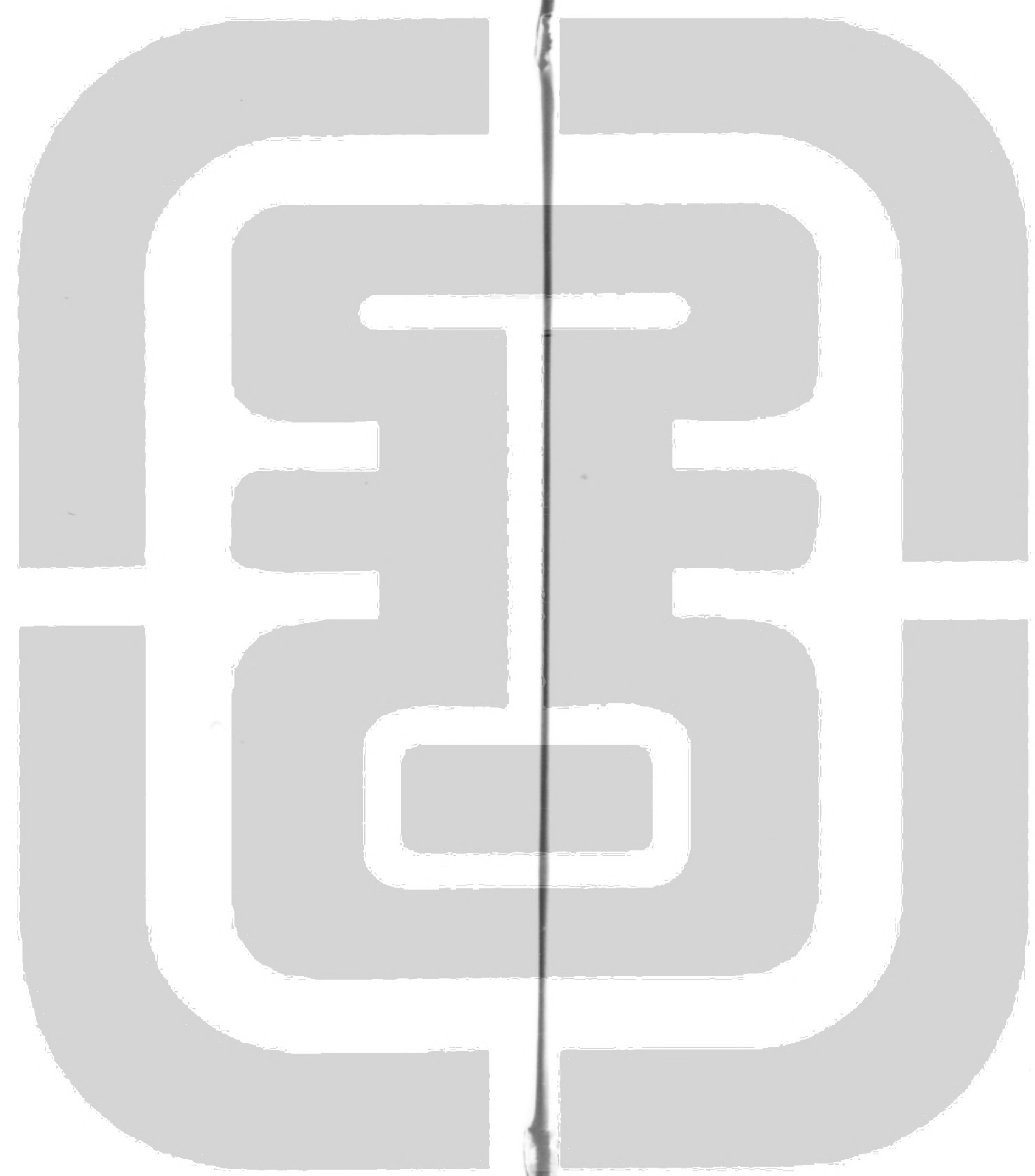


程



瑤草園初集卷之二

武霖甫著

武霖甫著

武霖甫著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著

門人馮振宗君仍甫校

隆萬程墨辨雅序

王臨川嘗云課試之文非博誦疆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為天下國家之用而他日對神廟則又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皇明二百年來令甲畫

一士以三寸枯管鞭駕風霆役使神鬼節義事業率繇斯出孰謂制文無用而視爲雕蟲乎哉顧士不用爲鼠用則爲虎靈結氣鍾每每工於風簷之下而鑄心鏤骨或輾轉不得者程士之文以微言談笑而中之則不得不操其衡於程墨已廼說者多稱文范之平而失之竒衡士者或陽示之平而陰收其竒以爲世道慮愚獨謂兩京以後不得復言竒其在今日又不得復言

平竒者創所未有盛德日新圖畫典訓之剖抉洪灝騷賦左史之舒卷雲露如韶筋奏而鳳儀獸舞師曠一再鼓而玄鶴飛集雷轟電吼者竒也漢之後竒盡矣唐人無所自見而寄致於詩歌宋人無所自見而稿心於章句已不過因偃爲恭而太玄崛強自樹劉歆且以覆醬甌矣今人一語合古僅可稱善用某書耳或沉心揣摩止可稱氣脉從某書得耳沾沾號竒不虞穎有

泚乎至於平之爲言砥也咫尺康莊萬里可到
九衢六通更無榛蕪今之人心反側極矣童而
好徑生未聞黃鍾大呂之音而遽欲擊土缶奏
皇華有巴人捧腹走耳蓋平如經竒如權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則安所辨之吾辨之於雅雅非
軼於平與竒之外猶庶幾近真云爾五音六律
十二管抑揚疾徐收暄送露采律歸昌追響八
風令人懸藐低回振衡豎髮而母相奪倫卒歸

於雅彼淫哇者一洗之則不得不辨之程墨而
凶課不足憑也凶課神未擢穎鬼未用命振鐸
於三家之市寧若巨鍾建鼓寥亮於總章天祿
之衢而萬耳齊發哉友人江純長韵格深蔚卓
有神識昆季競爽不減八龍而獨與同社宋魯
卿素稱鍾伯之契暇中共彙隆萬以來程墨命
曰辨雅如伶倫均聲埴篴協和颯颯乎明堂九
奏樂其可知豈徒激楚流風一騁調刁已也盛

矣哉當今文績日揚雲騫景煥剗石渠之藏枕
無秘寶觴睢渙之潦人握地珠真所謂樵夫耻
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絢爛極矣不得不
節之以雅雅不勝俗始爲世道憂安稱竒與平
云哉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
口而木舌夫金口木舌雅所託始也則刻辨雅
意也

歷科詩經程墨選序

國家以六經程士若設鵠而招人以射六經之
道燦如然自古及今六經中莫如詩世操其程
士之權而士之浮湛榮瘁多半繇此如江上峯
青乞靈憐女與明月夜珠之詠標致出自昭儀
至今傳載人口特其小者也唐以律程士其去
三百篇未遠今且更律而被之以曼衍之乎無
當之卮辭不猶聽昭明之音以爲鳳聲逾遠乎
噫是難與俗人言也詩之道其於六經中源同

而標異說者謂性情難調境界難合主理而不得以理見運才而不得以才使暢其旨不必自爲旨而溫柔敦厚泯泯乎抒其思不必自爲思天地之元音出焉果爾孰謂今之制舉義非三百篇也不然者風雲月露政如剪綵爲花卽取范於四聲之律魯何當哉當成弘間王文恪崛起鹿城儼然主鬯回虞淵之薄而長庚重旦其功甚偉嗣是毗陵震澤四明諸君子不廢蒸嘗

蓋在今日而桃俎豆無光則墊修之士不勝其妖狐虵豕擲揄可憎而程墨如中天日月瞻仰者益用肅衣冠而奉圭瓚矣余嘗語同好歷朝程質而不劇於情麗而不傷於雅卽漢魏四言齊梁樂府雖後先遞換揔之宮商鼻祖墨卷則降才以從格風致隱約而光彩陸離其建安以來之歌行開元大曆以後之近躰乎如近所播時義則張油李鉸欲以土缶而奏鈞天大可慨

初集 卷之二
矣故業詩者拮据時義不若顓志程墨採華於
萬曆以後之程墨又不若傳神於正嘉以前之
程墨倘觀變運情隨意斟酌則陶觚竹櫪何不
可適於用是在能者耳已武林陳氏世以詩起
家而日復藉甚里人稱爲庭樹聯璧頃選歷科
程墨鏗成而乞余言弁諸首夫清響發於琅琳
固所自來茲鏗也不俟卒業已知其有合已射
鵠者得是以爲嚆矢其毋忘導師哉

許子遜先生選稿序

今之文綦盛矣而論文者亦百出而不可詰鏤
脂畫冰漸至河漢要無外於神奇平淡之趣而
有識之士以片言微中之曰肖題觀止矣國門
懸書朝楚暮漢獨許子遜先生之文久而見思
余嘗反復其行卷而稱其駸駸乎合於肖題之
旨也先生所刻文可五百餘篇意其人蓋嘗遍
涉諸家之境而苦心積力會通以就一軌者乃

今望而知其爲許先生也其神藏而帷燈室劍
光華自流其氣平而雷注弩牙決發自迅其結
構近而居然萬里之勢其吞吐淺而淵乎無窮
之味精於析理而不受理縛嫻於修辭而不露
辭痕巧與力相副而熟比承蠲心與手相應而
渾于天琢不必盡遣時調而秀出爲鷄羣之立
鶴不必盡摹先輩而法律迺世守之禁方舉近
日牛鬼蛇神險巖迂僻之習一洗之而爲易簡

中和之響迺蔽以一言曰肖題則宜乎世之搏
沙嚼蠟隨取隨棄而先生之益係人思也余嘗
以此語惟中士惟中士爭乞拈示以爲楷模因
爲評選可百二十首而不意爲國門所知私請
諸帷中士而亟以登梓噫造物可疑無徵不信
余安能知文哉然用以慰世之思先生者其亦
可矣

黃貞父辛卯近稿二編序

貞父之鑿舉子文也凡四種盡行于世而最後
爲近稿乃其入旨益深趣益玄世之耳貞父者
掉頸按節而歌之以爲釣天之樂而疑與駭者
亦相半至目之爲禪定之宗爲老氏之語爲金
匱石室之藏而復以爲若壺子之示幻而復以
爲石田大瓠無當於用乃貞父之所爲近自在
也不有近而有其近遂以應辛卯之役茲所鐫
近稿二編足以厭疑與駭者之心矣夫季咸之

稱神巫也以形用者也宜其自失於壺子壺子
之幻幻而近者也所謂太冲莫勝也噫知我者
希吾滋懼焉今有知貞父者矣今而後知貞父
之所爲近也因書以破爲季咸者之狂走

黃貞父戊戌近稿序

戊戌春貞父旣奏南宮矣世人競相詫謂制舉
義自隆萬以來四家之旨漸微貞父獨闡法席
大暢宗風實爲一時王鬯乃僅僅博一第功高

而報薄以爲文章無據噫是知貞父之文者烏
知貞父哉制舉文因貞父而重非能重貞父者
也貞父智如淵泓吐喻雲岱調成五材變化應
節其所可見者今將出以見於世制舉文徒能
憑貞父耳尺木非神鱗不具顧安能盡其冲舉
遼廓超忽無方之運哉世且靜以觀貞父所自
見可也奈何嗶嗶焉取其所輕者而重之至謂
報不當功也雖然隨情適分文無定裁切古鑠
今道有顓詣集微揆著司契方來如貞父制舉
文世實不得不重之矣

聽竿集引言

秋杪順天尤生至以京本十八房來余得饜觀
之二三子進曰坊刻夥矣請選而藏諸帷中吳
生黃生進曰坊刻先後凡五種無不贗也請選
而懸之通都余唯唯因論次其概以爲國朝藝
文之盛於斯極矣巨鐘建鼓鏗鞀齊發金石通

奏鼓吹都雅孰是休揚之世而孑然爲門外之
立抑所操者瑟耶夫竽者衆音之長也齊王每
吹竽必三百人今此三百人者實以善竽食上
祿狎主三載之盟以爲天下文士之長不吹竽
不足以知法度天下文士不視此以爲抑揚疾
徐者亦不協於律呂宮商之節瑟雖工其能免
於門外之立耶韓昌黎文能起八代之衰而不
無戒心於竽瑟夫亦謂蓬累而行必非善步士

固有以應世爲命世者則曷若於此而聽之非
聽其混於竽者也聽其所云爲竽不爲瑟者何
在耳萬舞之變響薄華屋發揚蹈厲塵飛鵠降
文以綵章感以太和昭以風雅播以八音菘文
之盛抑至此極乎大戴禮曰天子聽竽聲則思
蓄聚之臣然則包孕宏淵助宣沉鬱是有攸賴
孰謂菘文小技哉抑春秋感精苻有二冬至之
日人主使八能之士吹黃鍾之律間補音以竽

而余選適以至日成卽無論於義相屬用以紀
歲月其亦可也遂定名之曰聽竽集

題徐子卿近業

西安兩徐卿自乙未從余游富春山中相周旋
十年許矣明卿爲文豐偉雄暢見者稱爲瓊寶
易售人人能言之子卿竒渺沈刻憂憂乎陳言
之去世之稱者與疑且駭者相半而余每携其
文輒津津色喜爲撫塵也子卿每拈一題放意

獨往所經危峯幽澗露杏霜楓埜燐山月昏鐘
曉雞皆其筆筭或越晝夜成一篇至齟齬於一
字石蓮子一升不以易也余嘗稱如子卿之於
文其文深其勇骨其藏天若有至性存焉必不
可解者而疑與駭日益集間一別歸余輒貽書
堅其念曰但向此中尋正諦不須絃外覓新聲
而子卿亦自稱述曰人果精攝一路極其所至
十年不變未有不遇知者蓋至今日之捷而余

言與子卿之言俱驗雖然抑有聞于陶隱居乎
昔隱居栖真於茅山華陽館十許年忽兩青童
一白雀下集於庭迺迎其弟子桓法闔隱居詰
其何以至此對曰弟子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太
帝已九年矣隱居復自叩何以不見召桓言先
生陰功甚著獨所修本草以水蛭之類爲藥以
此暫淹然蓬萊都水監之命尋且至矣余十年
來所鑒定帷中諸士多半成名以去及督學兩

臺之試占前茅稱冠軍四方歲可縷指若有微
勞而橫踞名山課責魚鳥或以此受譴今兩卿
且登公車奏南宮矣天帝之命宜誕受以應默
朝之證余且修貞白故事兩峯雲霞薄吾朗閣
姑養晦守寂以逃于世之虛聲焉兩卿其自當
桓法闔以爲都監先驅亦一快也

薛魯叔冷稭篇題辭

余自丙申因嘉定張君實得交魯叔明年復識

伯瑜魯叔孤挺玉立泓然名理覩其表落落穆
穆若無關於世者而造語發思絲藐汎瀾務窮
其勝伯瑜則雋上磊珂見者知爲國寶矣余每
謂魯叔嗣宗玄遠仲容清夷卽此足以自娛何
必從他人壇玷結臭味耶乃魯叔今秋始售而
伯瑜復不售其售者不必改絃其不售者亦不
必堅壘噫徒以得失言則又當論於文之外矣
狂風畏佳自有勁草卽今讀魯叔與伯瑜所爲

冷和篇其色澤都嫺峻嶒竒矯寧盡與世違而
其抉微探幽肖神象旨又寧盡與世合也魯叔
旣以是售吾黨且可自信至如伯瑜政恐不免
耳何患不售久矣夫得失之不足言也

祁爾光冬餘灸草序

爾光自燕歸將抵關病痞七日而蘇因解歸颿
留寓湖上日夕手維摩傳燈諸編晏如也余過
視爾光色儵然靜氣愈歛發語愈深微矣余因

初集 卷之三 十四
謂爾光造化之私君綺厚哉方爾光哀書數百
卷燃松緝柳雄踞一世意何所不有乃鬱攸收
之去而始知返之都無一字之中茲歸也諸知
交喜爾光售雖不甚滿願顧其名益噪海內間
里將無以是溷爾光爾光雖欲避安能哉而復
以病堅其道念坐把枯禪討惺寂之旨而還於
無所得滋深固矣余嘗拈數語謂惟止能止衆
止止莫止止於易艮之六爻知足之足嘗足足莫

足於老氏之三寶觀蠶象而後知病之爲珍審
裘箠而後知情之非我蓋欲達有還無而歸之
極歛也夫士何患不展舒患不歛耳以今觀於
爾光何可測哉偶爾光刻冬餘草成因書其端
夫雪深冰裂寒粟如霰鑪火乍青隄糜沍薄此
天地之極歛也余以歛語爾光正宜在冬餘草
矣

丁未十八房文綫序

或問文綫之義何居曰是匠石所搯之繩岐黃所按之脉而渾天儀所爲候氣之璣衡也宇宙之大陰陽互運而葭灰初動不過累黍卽至於流金鑠石沍冰奮雷而累黍非有以益也盈天地間可見者皆形而必有氣以使之孟子善言氣至於浩然又至於剛大充塞若瀰漫無垠矣而推本於生取喻於苗始知堅好穎粟苗亦具有浩然之氣而函活之生機固甚微也倘求剛

大於泱軋瀆瀆之際則舛矣儒先動稱聖道相承不絕如綫解者誤以爲將墜而僅存而不知所謂如綫者正上接危微之脉而極摹其真是隆古所不增而江河極敝之餘所必不減者也文亦道之形也舉子業最顯著其爲修短繁簡佶屈康莊皆形之可見者也而莫能探之於如綫自然之脉綫之精義又莫備於先正所稱破承起結四字而難乎免于下士之咲也夫文生

於題今置題而預擬文之工拙得乎會文切理
遡原窮委枝枝相生絲絲相續隱隱隆隆於起
伏開合之間寧才短而有漏於題內毋法廢而
有溢於題外其苦調其候行止諧其節淺言之
爲神奇深言之爲平淡迅發爲机矯厲爲勢淹
藹爲情晏衍爲趣肖聖賢之所已言暢吾心之
所能言抒他心之所欲言摠謂之達而要皆此
一綫之妙其用也脉絕則良醫不治綫亂則藻

績俱浮不講於文綫必無以得接縷藏針之妙
而嘒嘒於格体膚色間辨文乎哉陸机之文賦
劉勰之雕龍其曲寫心靈精描境會几于繡樹
飛花藜頭出火而合之以文綫之旨非有兩也
必曰經之緯之而文成焉而綫之用大備矣盖
余近日所持論者如此而因以名吾丁未十八
房選

題胡用子行卷

用于自辛丑冬過朗閣問字因度歲於聖水之
上方攻苦績勤無輟寒暑學成而歸而人無知
者獨馮開之太史與余每稱用于之文美滿豐
華力幹沉毅若玄圃積玉而其色燦如樅金曼
石而其響噉如九軍突入而其氣英多而蘄如
也是其萬里一日者乎而大小試俱不偶乙巳
冬始受知於郡侯郡侯爲閩中鄭輅思先生詞
壇名宗也拔其文第一時時引入署中教誨之

飲食之勗以丹青之價次年果以尚書魁溲人
咸謂用于能不負鄭侯亦惟鄭侯能振起以有
用于而此未足以見用于也用于恂恂孝友口
無擇言醇謹端凝其韻宇固自遠且蚤歲辭萬
戶侯之封精心制舉所期待豈僅一第今齒尚
未壯而詣益沉氣益歛韞藉日益加用于之所
以自見者意有在余重以是預執辛丑之券矣

徐子卿蒼閣草序

夫世之窮達同樂而樂之久且真者莫如讀古
書其足以忘寒暑宣鬱忿者莫如作今文而程
材傳法運霧扼勢名山公車原非有兩詰人遞
起結爲大年乃二李樹幟于詞壇王薛建標於
射圃儼然兩敵不相下世之宗之亦若班史之
列儒林文苑爲二家抑何舛也噫菜羹必祭貴
存其初北地震澤實爲主鬯至若據偏至之竒
沈心猛力發古人之秘以操其勝於人耳目之

外獨剗一家毘陵濟南世豈有兩哉顧弇州之
品濟南以爲論自己定有世之疑且駭者而始
爲于鱗愚獨謂有于鱗而世安得疑且駭之也
大美詭自張耳吾子卿力沉氣厚喜剗不喜述
自其天性旣一試于丙午益鼓其無前之勇來
泊蒼閣大樹百圍翁鬱無晝几上非二十一史
無書偶有所會輒奏近菟子卿樂哉當其思入
雲杪冥茫如醉情有所必縱境有所必窮膽昂

趣發吐爲不朽世何必不疑且駭而又何必世
之疑且駭而始爲子卿也天有定人亦有定閉
戶造軌開門合轍戔戔者爭用耳要有持衡在
憑子卿偏至之竒極其所詣此非濟南也何其
聲之似濟南也則子卿之爲子卿也夫雖然相
如偏用其讚咏之材傳於詩子長偏用其紀述
之材傳于書左不必兼擅騷不必合雅古人何
一不以偏勝而不偏又何以至哉吾必子卿爲

今之于鱗吾足以樂矣

冶城大會一集序

不佞鯨自季春至白下與赤如冲倩惟士諸君
共訂社盟時得十五人及楚閩吳越之雋漸集
遂廣爲四十人而冶城社之名則赤如所定以
存舊也月傳甘題各拈七義每月之望偕集秦
淮名園初至互證文義交設酬對供茗果而已
芳香旣發琪花遞呈敞檻宏筵絲肉競奏飲烽

醜鼓忘勸貽欣皓魄澄波金缸映帶遠近舟車
過者環鷁首而繞虹梁以爲快哉名勝之聚近
所罕覩者也自夏入秋積文盈篋諸友執咸謂
不可無刻以紀一時之盛而會亦如在天界冲
倩往牛首惟士過勾曲則以郵筒之便屬不佞
使執役焉遴文可二百首其與社而文不至者
以埃後畱因題曰冶城大會一集則不佞鯨三
四披讀而輒津津乎讚咏不忍釋也以爲文章

之盛極於今日而觀之諸君子又何其衆美俱
備也其豐華稟采則積玉之圃而望春之葩也
其整肅莊嚴則鷲嶺之虬蛻而武庫之隊仗也
其孤高淡漠則雪岩之清叟而月榭之素娥也
其變幻縱橫則公孫之劍器而袁公之竹杖也
其微中破的則處宗之靈雞而樂令之確几也
其清音響節則阿閣之竒律而桑林之妙舞也
其韵令標妍則西山之爽氣而葦宮之秀色也

其峻法名理則程不識之刁斗而高坐道人之
軍持也摠之才可歛而耻言題外之竒脉可按
而羞居牙後之慧神哉技至此乎噫文爲宇宙
之精英璧燦奎移山輝淵媚回薄續紛有自來
矣故文人之生往往有吞鳥吐鳳筆花懷帛之
徵而聚則老人爲之燃藜太史爲之占象豈易
言哉凡我諸君子共相砥礪以文章致身而以
道德佐國使天下知偉人出有時合有偶而不

徒以萋萋小技自見其可無負斯會也已且冶
城社自南昌裴簡肅公以壬辰歲爲南司馬實
首倡之其時有二十八人而占元魁擅鴻聲者
次第幾盡至今名噪海內乃赤如再振此社而
簡肅公季子大可適與其列延津之光上冲牛
斗兩使至境李邵先知世自有識微辨寶者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冶城社之爲觀於海內
也其未艾與其未艾與

三體小序

客夏讀書洞庭之包山友人曹難老顧元昭以
三科文相屬謂文經會試一變遞以十年而文
之變備矣盍選而命曰三體時方溽暑無事因
哀辛甲行卷叅以宦作合數千得文百四十首
比俟丁未京刻且欲徧覓名稿而不能多見又
善懶無恒輒舉輒廢幾欲置之而半已付鐫遂
以踐兩君之諾非其好也雖然詩以初唐爲太

始之音至晚而裂而辛甲以來文章之盛燦如
中天隨珠荆璧皆爲長物其在今日衡文定軌
至使天下爭審局營脉而知言竒之可耻則太
始之音何嘗以時代爲盛衰哉華實代新承意
恣觀此足以證三體矣

題鄒臣虎十會元評選

文與可有成竹於胸中而後伸紙潑墨曰枝枝
葉葉而爲之必無竹也夫天地間神到趣合者

曾有一絲毫從擬議得者乎文章之妙全在此耳
然每見有一文而人各一評評各一見非但隨
識地高下亦必據其偏重以爲偏會而文之合
者亦若無所不備如探珠於鮫宮任採任得及
至按所評而作者一一自思運筆時實不發此
念竟未知何以有此不覺失咲噫此正神到趣
合者矣故一見一新一新而神必躍躍動非偶
然者也頃過馬遠之偶見鄒臣虎所評冠軍文
其呈法按脉冷捩微轉抑何妙明虛空之無礙
而境之燦然一新如此也因黃生有意廣之遂
拈數語於首夫薪盡而火傳傳其火非傳其薪
臣虎亦用以自見耳如作擬議會勿與觀與可
竹可也

寓弇山草小引

弇山先生初爲弇山園卽有弇山十記世人不
盡見弇山盡讀弇山記嗣是而亡友逸季有涼

風堂會課世人不盡見涼風堂盡見涼風堂課
頃友人吳道枝寓弇山因有寓弇山草揆藻揚
華披映泉石菁慘蒼鬱爭芬靡離讀其文不謂
弇山辭賦聲詩降格也道枝風格適上所至讓
席虬松挺峙經霜彌茂涉世用世靡不利割弇
山草其寓言者耳乃令世人不得見弇山與涼
風課未饜者得一寓目焉固自佳勝哉刻甫成
余適以素車過逸季人琴之感正在弇山因歛

歛謂道枝茲編出不患不盡快世人恨不經阿
季品題耳

陶逸則伐木草序

憶癸巳與逸則過周翰謀埜園昕夕十日逸則
纒纒談六經幾欲批孔穎達諸人謬誤而出其
特見以成一家言今漸有成帙矣其爲舉子文
秀整道上風骨挺出而多緣以六經之語數年
來文且遍通都人能饜讀逸則文而莫窺其所

以今年春逸則來湖上風漪雨嘯落日朝霞相
與譚讌未嘗不窮文之變歸凡兩閱月成文若
千鐫曰伐木草往余持論定以清真淡遠爲宗
以今覆按鄉會文多相左逸則雅不欲與時上
下乃其揮思極慮動操勝於世之耳目以寄其
壯懷而卒不離淡遠之致固知得之六經者深
也雖然伐大木者歌邪許蓋舉重勸力之聲逸
則文與名俱成旣已登岸無忘我輩矣

長人他山草引言

吾黨文人之技每每各有所操以重於世世卽
未必盡按其所操而徒見其卓異倍庸伍則羣
而稱之而要所謂獨操其勝終不能逃知者至
吾長人則吾稱其能以識勝蓋長人每拈一題
不必盡合規矩而必蘄合性靈不必一肖世人
之貌而必蘄肖聖賢之神理志弱而骨強形臞
而氣壯其得之若驚人之見之者亦若驚讀其

文以爲聲出金石滿天地莫能名其所爲長人而不知其所操則以識勝也夫學如馬識則其罄控調御之良學如舟識則其帆檣柁楫之用有學無識卽二酉五車字卽句證一副墨之子耳馳驟危坂出沒怒濤吾乃知識之最神而益以見長人之勝獨擅矣長人自題又寓言於他山之石以自損夫玉之表石也和氏之識獨先之和氏惟獨操其識故不辭三刑以自明卽晝

夜泣而其中益橫自負有沾沾喜者至今知有和氏高其識也噫在和氏急於見異而長人乃急于毀竒使他山草而非石也則長人之識又有先於和氏者矣吾特懼其不能逃知者

題錢弘人輓鳶草

弘人年十四落筆驚人哀然首邑人士隸弟子籍十八游大梁著天中三一草氣能食虎今復十年許矣爲文日益雄名日益盛齒日益壯而

猶難一第而後作而嘆曰吾巧於力田而拙於
逢年三年之技敗之一日而不免於蓬累惠子
有言巧爲輓拙爲鳶甚矣吾拙也吾終藏吾一
拙而何以乞世之巧則葺所爲文刻而名曰輓
鳶草以任世之巧拙我者噫世亦安能巧拙弘
人也世之巧日盡而卒不勝造化之拙造化實
巧拙弘人而乃以乞之世又且委巧拙于三寸
之管覺而後知其憂也則亦巧而後知其拙也

弘人須之鵬蜚翼車生耳且暮且至有才如弘
人吾知弘人之善爲巧不善爲拙卽造化亦烏
能終強弘人以拙耶弘人唯唯而復彙其帷中
士若干首系於後亦以見弘人之能與人巧者
也

西湖問業引言

和仲與先舅季梁先生交有年每游虎跑靈鷲
間不佞鯨負劔鴈行以從聽其言吐吞海嶽未

嘗不駭以爲神物欣相詫也旣舅氏之子吉人
執經問業而和仲亦復進余稱小友每席上抗
論風雷奔湃草木怒號又未嘗不欣相詫也謂
是宇宙內神物當橫據中原者而李將軍之數
竒尚阻一售今年來湖上與吉人間日拈五題
下棧塞兌讀書聲振林麓有時思入緜渺廢食
與寢撚鬚捉鼻咿咿無間晷卽展轉枕上達明
不驚人不休也而吉人以後來之雋疏秀朗逸

之氣佐之攻苦同苦茹甘同甘如宮商相應陶
然足以自樂遂不一窺戶外噫如和仲與吾吉
人真可稱得讀書之趣者矣頃檢其問業什伯
之一二付之梓和仲謂余曰吾將以此問戶外
客也不佞驟應之曰否否神物自有遇吾且携
屣跑泉枕靈鷲石而快觀之

松籟篇題辭

不佞山水同盟之友在西安爲方孟旋孟旋所

居有一線九仙五指諸勝靈巖古洞竒卉瑤芳
頃歲春悉以貽不佞而來踞聖水一片石聖水
舊有法華松今漸凋落然菁慘擢穎皆龍種也
所過八節之風松荅如響孟旋倚而和之一時
龍象共播海潮聲流明聖兩峯高徹雲漢孟旋
呼而湛吸而升調刁鼓嘯縹緲洛吹收之天而
寄之筆端曰松籟適不佞御風歸返孟旋所貽
而嗒然比竹無聲也何論松籟耶因語孟旋抱

朴玉策所紀松之虛爲籟其實爲液一以爲紫
筋一以爲青牛一以爲飛節枝有道之士珍爲
太丹而偃佺以獻人主松籟成虛實咸備人必
有持之以獻者聲不特被明聖兩峯矣孟旋不
信試質之法華松

叙馬遠之秦淮草

遠之自舞象時卽以方圓動靜之竒奏枝主司
及里中丈人行名蔚起矣旣兩困浙闈今春來

成均試又無不占前茅者遠近名下之士輻輳
秦淮交驩遠之爭向余稱遠之爲才人爲快士
爲開美爲超箸爲功名之儁乃余一見而謂諸
君之知遠之不盡遠之才如繡虎而氣如養雞
其標彩擢莖不可一世而發英含曜冲然有道
之韵豈尋常可度者昔人稱欣非以筋勇君卿
以氣勇氣之煦爲春煥爲夏文士得之以對南
宮勒旂常鑄金石而秋冬譙殺之氣不與焉如

遠之之文與人可稱稟春夏之正者矣故隨意
擣灑皆有駕鼉梁跨滄嶽之勢而豐華於六經
凝絢於道德淵如穆如有耆宿許其傳衣儒宗
引爲脫履者竟其沉毅之致寧徒以功名樹立
者也今遠之姑以氣自見雖千萬人吾往矣留
贊爲大將每臨陣必披髮狂斗左右以饒鼓踏
歌環繞爲和而一出輒梟其渠魁斯亦練氣之
彘彘者歟遠之自不煩此嬰兒致柔氣專則勇

近以俟遠之之捷而叩其純氣之守余得以證諸君之知遠之者矣

題蜚卿先聲草

丙午歸朗閣安心理溪頭釣竿矣而南北問字者踵相企焉最後得真州晏蜚卿蜚卿於文其沉心毅力能爭勝於單詞衆勝之會一可當百而每嗟逢年友人張賓王至擬之爲璞之難剖噫蜚卿雖未遇然不幸而見知於人藉甚矣世

皆喜名高吾深信名之爲毒藥猛獸也蜚卿之爲蜚卿者有在何患不大遇其益哉奇貴齋游於廣成之庭以符遇合之數乎吾願蜚卿之長爲璞矣

題湯叔寧近草

叔寧七歲能文十四三冠童子軍名噪遠近余驟接其韻采渲洌如清冰乃衣冠瞻視則又儼然大人先生也再出其雉文余爲披賞玉響珠

英散朗深越灑灑乎煙嶺吹笙客矣余戲謂叔
寧青龍鈔未遇龍潭卽有著述妙喜初承心印
不乏宣敷證悟旣徹悉付一炬君青齡超詣睥
睨宇宙首豎高標立叅法乘後之視今復何以
加則近草宜付剖人令天下知爲玉茗主人掌
珠安可少也叔寧咲曰果如所言亦安可少朗
士弁語

刻十二子紅泉會課序

昭武因山爲城稠沃蓊鬱金堤近環靈谷遠峙
羣峯淺伏飛閣呈影康樂右軍之蹟如新荆國
元猷之風未墜登壇牛耳秉鉞鴻猷藉甚一時
聲傳百世其在今日文氣之所宣敷守令之所
廣厲戴縋抱竒編蒲韞璞則紅泉十二子是也
不佞蒯緱孟浪喜與周旋因得披玩衆芳欣賞
快句吉光之羽積少爲珍宵練之精雖含亦耀
蓋楚璧讓瑰而鮫珠比潤矣夫文者華也華茲

於實文者顯也顯以闡微其脉則隱伏山河其
線則縱橫鍼芥倘無實而求華捨微而博顯如
以水益水誰能飲之以塗附塗將安寘足耶今
人不曾題切理探旨蒐源而湯以大言虛逞夜
郎國自豪以列於正朔舛矣故嘗謂相文之法
無異相人丰骨爲要膚澤次之老者必傳達者
必貴遇有遲速品無盛替以此號之臨汝鮮不
河漢其庶幾紅泉諸君子乎余友張天旋傳大
士共遴會草刻之乞余爲序而附門人謝宴文
五首食秀攬清咸稱詰雋在今爲不言之桃蹊
他日信有徵之桐葉云爾

題六經草

陸佃埤雅載李商隱善屬文喜鋪張檢閱時人
謂之獺祭魚蓋其擗摺襞積去丘良孫無幾然
當今之世求商隱已不可復得矣爾芳嗜竒好
古沉酣其中間拈一題集經語而會以今調如

初集 卷之三 三十一
范採花隨意俱合茲特其遊戲之技要已窺一班已予戲呼爾芳曰子鑄六經乎六經鑄子乎然會知出商隱上
序小題巧法篇
世之論巧法者合則美離則傷以爲非法不能持巧非巧不能運法如兵之奇正然無一定之勢亦無兩在之衡是矣愚獨謂布局設變凡可見者皆法也雖藏勇爲怯節修爲短使人旣已

見之者雖巧亦法也濬發於方寸標映於霞外凡不可知者皆巧也雖亦不外於勇怯修短局律規矩之間而吾所獨詣獨往者誰則知之惟不可知雖法亦巧矣故法者所以象宇宙者也巧者所以破精微者也噫嘻孰令聽之况爲之者乎吾自知之而已友人李明卿刻小題巧法篇旣貴洛陽之帑而續有茲集問言於朗士朗士戲謂之曰法不可徇巧不可試柰何嘵嘵鳴

於堅白以干造化之忌乎雖然向所語巧法者皆法也巧且不知又安能言之明卿惘然自失而命客卿載其言曰异哉朗士能使人巧

題王申之新刻

憶余與申之自甲申諦交今幾許年矣是歲雲杜李本寧太史來湖上爲訂雲芝社評隲社文可三四月而別則申之實稱社長迺社中二三兄弟多半縮符擁旄去而余與申之尚滯青瑣

力田逢年之語其謂之何願申之氣益豪上每偏袒奮呼有勇士一人突入九軍之意其胤子四人俱雋爽能文又足以張迺翁旺氣申之愈自壯今春過南屏率諸子日課義歷暑寒不輟課就輒喚白飛觴振袂長嘯諸子擊刀斗助之氣蒸蒸如炎歆噫此必非終落人後者也頃以歲盡告歸會余亦將北行因戲申之曰君家父子兵從此得縱橫自在矣申之大噓促紀之刻

草之顛

小題會音序

友人朱公朗孫公開彙午未以來小題之堪名
世者嚴其選得三百十九首合於國風雅頌之
數而題曰會音問序於朗士朗士請徵會音之
旨曰世之布雷門之鼓而倣河漢之語者非會
也離神理而言文猶舍律呂而論樂必不振矣
有會於心而境始發新有會於境而心始耀靈

心境兩傳如響應聲縱之橫之經緯以成涉樂
必咲如游天鈞言哀已歎如聽雍門狀悽惋則
蕭蕭瑟瑟如穉蘆之疎曲賦壯麗則錚錚殷殷
如軍馬之從征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爲籟
之自鳴故庖丁之奏刀梓慶之削鑿公孫之舞
劍張旭之書草帛頭之寫照與可之畫竹皆會
也曰然則若何而會乎曰晉人之論聲者一曰
不解故不畜一曰但畜自解專習伏神巧者不

過習者之門用志不分調翼不以易千鈞夫北
里曠而洛生詠烏能會哉朗士曰快哉會至此
平時齒菡萏方盛剥啄不聞荷風柳雨影薄鷗汀
淪淪乎撫雲璈而寫清泠遂述兩君語斯之謂
會音

舟車草小引

中冬之望余與孟旋先後發武丘酒闌遂賦長
征從浦口登車再旬而解鞍天寧塔院也所經

迂囟曉露茆店嚴霜唱和旣協觸境皆適亟以
文酒消之獨琉璃河以飛輪踏冰上三十里特
食頃新城雪深尺許樹枝虬舞涿州望兩山晴
色皓素暎碧尤快而文亦以是日脫稿孟旋得
二十餘首余半之相視而咲不知爲客之勞也
孟旋文如四牡八鸞前旃後旒有方叔吉甫之
葱珩飲至而佐以子儀光弼之整暇精燦其神
理獨創發語驚人卽射虎沒羽無此驚中而余

僅僅不失其馳自叶於和鸞節奏而已雖然均
良也十可獲而一不可獲其所負者安在道有
所觭意有所極天人之間抑各操一重以俛違
俛順者乎五達之衢往客來主此爲乘颿彼爲
石尤違順豈吾所當問第問所操者則舟車草
固不可謂不適於燕已孟旋曰俱不必言但以
當紀游詩一帙遂出付剖人

張元理四書草序

世傳桓董研精經學口誦行吟晝夜不倦卒以
致位通顯爲稽古之報劉治曰清香於唇吻繫
芳乎胷臆靜潛志於一懷用摛之乎八極若是
乎敦學必効歟而余同年張元理信其人已元
理習大小戴籍甚諸生間以其大父及尊人皆
登應天賢書已酉春入貲游南雍讀書鷄鳴山
日夜研討每課文必焚香以寸爲度卽引錐難
草何以異是南雍諸名雋爭就元理爲文社名

初集 卷之三 三十八
益噪竟以是年售如取諸寄蔗蓰逢年豈倖至
哉惰農信地而地荒之如元理可爲好學者勸
矣元理文務湛卓而精采流耀音調宕越望而
知爲冠冕佩玉之巨碩今年夏閉關齋中足不
出戶外下帷攻苦勿替其初南宮之奏期漸近
矣世得無以羨桓董者羨元理曷亦彷彿其居平
而傲之

題孤憤集

往晤海上劉仲熙於馮開之先生所十年許矣
頃來湖干以偶然社草示其所爲古今文長短
賦淋淋漓漓淒淒切切往往自寄其怒咲亦能
發人之悲喜至觀孤憤集又何嶽崎難禁也噫
虞卿以窮愁而工於文韓非以孤憤而拙於遇
要皆顯名天下有才如仲熙而長貧賤者乎境
轉則語新情赴則趣發摠以名之曰偶然可已

庚戌文鏡序

同社馬遠之盛年竒抱勇於進修而篤於守靜
眉睫間時時有拔山排嶽之氣發真而握機固
愚嘗謂以此入道德必沉深以此造功業必宏
偉卽小小制作俱非苟焉者也頃自當湖函數
葉寄余而乞序言曰此庚戌房卷實予一時手
眼所寄大都欲肖聖賢之精神存先民之矩矱
全本來之筆性爲操觚家三章約耳余一再覽
卽不必竟文鏡而知爲遠之所定者必其合者

也夫南宮之牘本以註六經也而罕有真用六
經者剽掇用之亦必敗以禪棒用之而虛以史
漢用之而實以申韓用之而破以兵法用之而
詐以水滸西游世說用之而活此俱文士之雄
者庚戌之文吾不敢言靜以俟遠之之詮訂耳
噫章句之乎流浪起沒生於人心而至繫之氣
運果爾則今之文曰新曰微則有之安得臺閣
之體正始之脉而與之鼓鬯休明也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更願與遠之共商之

豫章王敬仲西湖草序

敬仲受易於方孟旋學有成矣今年春復過西湖從余受史記兩漢書每奏一莛駸駸乎合也比余赴洞庭花信三閱月歸而敬仲之文盈帙其耕理真其標格老其爭竒於一字韞秀於單言有樂令之簡而無其傲有高坐之奧而去其喝噫世波日下矣繞指非剛粉黛非色抑何敬

行之能堅持若此也夫文章之道大至於關天地盛衰之運精至於感妖憐墊嘯之役廣至於高象郡鷄林之價而微足以審冷暖欣苦之趣世之小夫一以得失概之豈知自信果有在寧以萬物易蜩翼哉願敬仲益堅持胥庭之字無不可通明堂之奏必先大呂其以西湖草爲初發之權歌陶然樂矣

題徐爾芳廿一義

夫文如用兵王翦以衆謝玄以寡子儀以寬光
弼以嚴李廣不擊刀斗程不識部曲精飭所操
不同要皆古名將所鑿勝俱名陣至今讀之燁
燁然發人意氣始知運用之妙不在成書而亦
不可喻諸人者也西安徐爾芳天才卓爍所刻
不墨僻善用竒墨守善用正今復以一題拈廿
一義竒竒正正無所不有試使爾芳操不律三
寸指揮對壘卽宮娃百人披綵繡分兩隊便可

且走匈奴破符堅擒羯虜如拉朽耳何須二千
人又况六十萬不佞方中暑病卧得廿一義把
握再三如旌旗揜映霍然病已因數言以報爾
芳

題蕭合初近義

憶戊申春徐子卿來讀書湖上邂逅郭徐兩生
而進之朗閣曰武林雖多才此真後來之雋幸
遂成之余日月課而業益增郭生英超徐生竒

初集 卷之二 四十三
創聲名日噪遠近庚戌秋又從兩生而得蕭生
合初合初沉心慧理妙窺古先之奧而出以亮
節有遠澹之致而不入於寂寥有磊珂之觀而
不隨于濃豔以此應世必不遭按劍以此名世
挺挺乎超乘而上矣余嘗謂世之評文率稱竒
平偏正而不及清濁俱非遯其源者余獨不敢
輕以清許人如合初郭徐兩生其庶乎三君里
閨同讀書蕭寺同韻領芬韶琳瑯映帶同懸書

國門當稱合奏矣郭生名嗣汾徐生名如珩

西湖草序

當湖陸味道甫弱冠領浙錄春秋第一風韻高
徹如瑤林瓊樹見者識不識咸稱爲廟廊之瓊
寶而味道冲退若不勝深湛好書不喜飲不近
聲色啜茗焚香宴坐清言翛然適也今年數發
櫂過西湖下楊蕭寺興到卽拈一題其爲文不
務聾牙而飡英挹秀朝霞映發就尺幅繩墨之

中而自具滄波茫渺之致以此奏南宮如干將
赴延津往而投耳又何稽刻晷哉雖然味道客
西湖而余館於馮生茂遠家又正在東湖若逋
爲賓主余構弄珠樓草秘篋中不敢呈一人不
足以張東湖而味道刻西湖草大足爲西湖重
又若逋爲隱顯然余用片言載其端并藉以張
東湖則味道正不可無此刻余得有辭於弄珠
矣

王孝先四書行卷序

人之涉世無時不在鬧境鬧至闡中極矣而舉
子莚無語不繇靜境湛深渺鬱注其思於形枯
坐啞水絕山窮慘紅夢碧之界靜篤而脉脉動
焉如春沼魚如秋蓓蕾如葭灰初吹於黍谷如
寒梅含萼於嚴霜酷雪而芬香映射也斯莚而
道者乎若剽襲餽釘直狐之葉范之花鬧述鬧
語已耳故知語出於靜者其籟天其機霧其杓

初集 卷之三
神其勇骨非徒鞏悅爲工者也不佞執以評文
恒許人工不輕許其靜而觀余同年王孝先所
爲鄉會墨及行卷蓋致虛守靜而妙合環中者
矣布格整而運腕圓結陣莊而杼韻逸不必詭
竒悅杳而使人自近自遠卽鬧境讀之泠泠然
若在松篁泉瀨焉斯亦天下之至靜歟孝先頃
過湖上最不喜樓船簫鼓而獨於樹頭明月澗
底停雲一香一茗知己清晤以爲甚適則靜故

其天性不佞之以靜許孝先并其文與人俱符
天下事何所不裕人曷於鬧境證之可已

翁承燉治城十二稔題辭

承燉之積學久矣自豫章而韶於資自嶺南而
雄於氣自武林而析於理自金陵而諧於節旣
入成均每試輒首每一文出輒爲人欣賞以爲
朝霞之燦歎雲之蒸孟諸之濤鹿盧之鏗光芒
逼射而王氣橫溢也及余至治城承燉佐余定

文社遠近同調之士半俱承燉知交五月望日
承燉首舉燕集於秦淮水榭名香法醞選隊徵
歌觥籌欵洽蓋主人靜治不譁而客無不鬯於
歡者諸社友又皆多承燉之才以治繁劇一班
耳閱不數日而陡罹母夫人之變諸社友相顧
錯愕爭唁承燉苦出承美沉痛時嘔竹林之血
而同社亦每會必扼腕以爲造物胡挫頓如此
也然承燉志偉而念真勇於敦義而薦於論交

定當大用於世天殆將老其才以殫其用後之
視今又未可量制舉義如登浮圖上一層有一
層之觀此同社可以信承燉亦承燉可以自信
者矣

費無學新課

無學頻年著述幾與用修元美爭富矣乃屈首
爲經生言時復頽影自咲客詢余曰無學慕古
而斤斤時義非以鎔鄒刈蓬驩騶執鼠乎余咲

爲解曰無學習中武庫筆下青蓮大用小用何
所不可謂時義與古文詞爲二非知古亦非知
今者也惟無學能爲時義乃能爲古文詞然而
不免於客之疑而必煩余解卽欲無學不顧影
自咲不得矣

序馬遠之瀟湘集

當湖馬遠之自治城草懸國門數有刻而文亦
數變無不知有遠之者今春始有瀟湘集蓋遠

之迂其尊人讀書金焦北固及返則閉鍵於弄
珠九曲之間所成文什九得之水湄因以命名
而遠之笑謂余曰非獨此也吾文冲淡善下托
以自解况耳余亦笑謂遠之微子言吾甚疑子
文之有似於水也當夫清漣映碧虛澄可鑑其
沼止之靜觀乎及風動波橫翠綠競寫則睢渙
之藻績矣或秋濤鼓射紫巘排空湧蜃駕鼉壯
懷酣暢又鵬溟之浩瀚也至於噓噏百川洗滌

淮漢金機竦曜赤斧揚鬢斯瀛海之大觀而龍
藏之奧區矣遠之精心名理寸尺不越禔躬如
明光攻苦如老衲而遇事猛發興致豪上氣落
奔霆勇踰薄漢又不殊幽燕宿將邯鄲少年其
文之竒創英特何所不有吾不能名遠之文而
非此又何能爲遠之名其所以乎遠之今且北
遊長安海門之響浹於宇內則茲刻瀟湘集人
將以余言爲司契矣

慶曆小題選序

國朝制舉文之可傳者多以小題勝蓋格嚴律
老非有偏軼而無功令之束禮法之拘足以縱
恣才情宣寫丰韻每能窮文之變以標六經諸
子史之勝如天之煙雲地之花草人之歌舞盡
態增妍境會偕適爲宇內不可無一之快觀而
慶曆尤著瑯琊前後選尤著迺今彙諸選之最
著者汰其冗而益精隲之則太質茲選吾未見

有二也選凡千七百餘分爲二集一集先輩居其七而新篇居其三二集剡先輩之遺者三而新篇居其七贍而不泛核而有裁燦若卿雲整如魚麗凡必傳之文與必傳之人蒐采無漏而斧鉞之嚴必不濫入旁逸至於評駁隱現之間微辭名理悠然可思非太質巧心苦心亦安能精詳体辨一至此也雖然文與可善墨竹而坡公戲之曰襍材盡在子矣太質不來武林已十一年而以衡文重吳越之交隱若望國茲選出襍材盡在江陰太質其益辦鶩溪千尺可也

續他山草引言

長人向有他山草遠近藉甚以爲具三河年少之風標而擅幽燕名將之雄鍊可稱極肖乃今浮沉公車十年餘而識愈老神愈完其所爲文雖一字片言氣無不穿金裂石傲冰雪而凌霄漢令讀者祛勑振餒而恍忽遇之則何也真故

也真則頽愷之僅爲點綴而優孟亦徒具衣冠
而已迺長人生平澄澹冲融對人落落穆穆如
不相關而肝膽輸布久而益篤惇倫任義皎皎
乎聖賢之心豪傑之氣具體而微而無損益乎
其真則長人之支與人庶幾自相爲肖而已雖
然天下有真而不遇知已者乎

崔孚仲三湖草序

孚仲客歲游當湖操不律於弄珠九曲之中比

過鑑湖復與剡山相和答武林二三兄弟爲壇
明聖湖上邀孚仲入社則三湖遞爲主賓而其
文亦互相雄長洵稱快矣記云山雲草莽水雲
魚鱗爲文亦然在水水聲在山山色取靈於心
象適於境肖叶自然我無預焉而文斯至矣孚
仲爲人峭直軒爽英雄之氣見於眉宇笑談間
而能發而不露其文清澹冲簡開合自如一再
展玩彌覺世之勞於翻新而拙於養恬也則三

湖之勝其默助孚仲乎抑孚仲自爲適乎茲所
刻近草播之通都人且取適於孚仲以當卧游
孚仲與人俱適矣

胡思泉先生選稿序

國朝文之必傳者莫如制舉義然余及見宋末
舉子文十餘首皆簡古有法含意無盡乃知近
日所稱窮竒極變自謂必傳者未必果傳其可
傳自有在也猶憶舞象時侍錢季梁母舅日授

胡思泉先生文一首令之熟讀每日世人以已
之所長爲文文亦肖其所長而止先生天才高
苞藏厚子史六朝悉聚筆鋒而去其餽釘宋儒
理學洞剔玄渺而削其支離獨於題旨題情研
討宛曲他人磨糊此獨透露顯撥暗挑一字有
千鈞力至如君子人與行有餘力諸解皆箋疏
所無可據傳註之陋此其必傳者乎余奉爲鴻
寶久亦奔去如天一山稿今漸有不經見者矣

頃喬君求先生更得散佚未刻文因彙原稿嚴
選細批丹鉛滿紙偶出相示如延津舊劍忽躍
水涓感歎饜觀天宇俱爽至其妙解深微拈播
清淺不惟透作者之精神并透聖賢必露之精
神不惟快本題之議論兼快史漢未備之議論
噫萬物有盡文人之心能有盡乎高峯絕巘亘
古如斯要以草木雲霞朝移夕換遂令見者但
覺其新而忘其故讀此編筆墨之氣尚溶溶几
人而屬唐又兢精爲讐校又兢嗜竒能文亦先
生雲裔已

隆萬毛詩切響序

昔人稱詩統六義爲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
之宗萬物之戶要以原情諭志敷布周環合體
異裁古今爲烈極於國朝之制舉義而功用
始益大歷成弘四大家以至隆萬而變化始益

繁比之於樂震澤發聲協呂中律匏梁調露之
奏也伶倫樹軌焉至唐而鬯至瞿而密至薛而
闕博至向而勁古樅金考石清商流徵莫不妙
叶來儀霧通玄際潢派漸侈岱寶不孤以至田
鄧之昌瞻精奧碩楊之栗潤焯燁而家操和璞
戶競虵珠作者遞興以後爲止正如鏞鼓交宣
萬舞迭陳彈角木搖鼓羽波湧令人虛已竦神
游心天化熙熙乎技至此乎蓋詩莩首唱實始

三吳以達豫章閩浙頃仍歸於二吳而海上喬
氏世執其功君求先生功力豐贍節制嚴明清
弄諧蔚宮商和暢每奏一篇吳中珍爲五莖九
淵而嗣君千里駿達初騁指頤風生抗音浩歌
聲振轆轤明堂雅奏舍將奚適頃見詩選多勦
襲雷同莫追正始因彙隆萬以來文上下五十
年縱橫數萬語廣蒐精擇訂成千篇題曰切響
淪淪元音合度齊軌文無濫竽題無剩潘名篇

詰句凡久係人思而已爲胙珠與衆所欣賞而
難於表粹者苦心湛識毅然不奪服以綵章頓
成全璧大者爲洞庭之樂古者爲黃竹之謠幽
者爲碧室之璈逸者爲玄雪之曲豈不足以導
神明之龢抒山川之鬱使海內風雅之士咸共
播敷厥功茂哉漢桓榮受成普學四十餘萬言
榮減爲二十三萬子郁復刪爲十三萬由是有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至孫郁及焉皆能世學君
求先生樹幟登壇與季君平彙選鼓吹已通通
都而千里復有茲刻狎主齊盟令東南諸彥悉
索敝賦以爭長邾曹所謂清響發乎琳琅大聲
綿乎總章高擅六義卽稱喬君大小學以世受
稽古之報何不可也不佞預在品衡且自托於
先季子之觀止矣

喬君平先生詩義序

不佞自辛亥冬始識君平於葶城濠上今春聯

飲燕市益心儀之恒與君仍子將共相歎美以
爲摩霄迅翻響徹雲儀歷塊追風影影電煜豈
復能羈以一息耶而南宮果捷至讀其鄉會墨
及行卷輒不忍釋手釋已復玩抑何天然墨妙
而追琢中度也才高而不露才氣旺而不使氣
山輝淵媚媯媯綺靡竹肉俱調工巧悉到夫渴
而飲醇而人不沃爲金莖寒而挾纊而人不珍
爲錦罽者乎則舉業之最上技矣君平師事伯

兄君求先生自落齒至壯不離研几造車合轍
實有心傳而次第俱成高第始知良工苦心未
嘗無報情農信地安獲豐年今小阮千里與兩
季復建螯弧麾指百萬兩世競爽孰謂醴無源
芝無根也君平刻四書稿已懸國門茲所彙詩
義五十首王氏青箱正其世業庖丁游刃肯綮
熟嘗在君平都不措意在世人無不會心特患
秘之帳中者俱自詫中郎則君平無逃擣搗矣

鄒肇敏先生扈治齋詩義序

我明制舉義毛詩獨據其盛三吳遜操其權至
晉陵大社以新裁縣國門東南之彥索救賦不
給承意恣觀視千尺壇坫如駕雲車而鄒肇敏
先生執牛耳爲風雅主鬯已二十年其文粲粲
如宿纍纍如珠不脛而走四方者爭秘爲帳中
鴻寶比癸丑果掄魁南宮海內能文之士咸藉
此自信以爲力田逢年天人原自不爽頃先生

益哀其全帙付門人惠之同好而木難火齊燦
耀宇內快可知已不佞居恒謂古今詩文之寵
遇至能動天子之嘆慕擅昭容之品賞勤雞林
之傳寫入旗亭小麗之輕謳奪十重席登七寶
座上栢梁臺佩以蘭蓂襍以錦綃貯以金甌雪
盃令一時羨若神仙而今乃衡爲制義不得不
束於功令青瑣苦心編蒲緝柳籠三百篇於牛
衣中望縮符執板已若登天而况其他乎然能

使千里同調搏心揖志以奉載書踰糜初煇紙
貴洛陽登許邵之評高李膺之揖亦何羨彼
耄者也此可以觀先生矣先生勇邁五丁博該
二酉籬間着筆帷裏藏燈構經書文動以千計
不佞每披讀先生毛詩文其天籟乍宣微波忽
湧出之無心得非有意如新月漾渠芙蓉出水
必非摹畫能肖萬一而至於鋪錦列繡雕繪滿
眼玉楮何非化工畫龍亦掣風電如覩武庫如

遊玄圃如行山陰道上又何霏靄旖靡也風雅
之道信在是乎先生初政錢唐首被其福下車
未久惠政旁洽周續之解經曰由我化物則謂
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不佞乃今知先生風
雅之用今正其時而尚以經生藝語爛熳墨瀋
是猶有蓬之心也夫雖然用以序扈冶齋詩秭
亦何不可

題樊瑞明素業

夫文章之妙發於性情亦用爲適性愉情者之所寄託以自見則必盡符其中藏而其間不無可疑者以幽憤作歡語以窮愁作快語以枯索作豪華豐縟語以木訥寡言作辨難縱橫語以冷面餽腸作媯媚斌媚語此不獨廣平之咏梅花翼德之銘刁斗蓋什九如是也抑神赴而境窮精凝而響合耶噫亦樂矣能會此樂而瓠澗蓬丘瘦枝絮葉皆吾筆筭要非寔心攻苦無此

樂乃知性情之用大文者心之衡庫也世人持鉢尋珠昨新今舊如寢關曝纊須臾不得自安或亦得時則駕而以語此樂曾彷彿見之乎余同年樊瑞明穎擢超偉固自天畀而寂寞攻苦幾於編蒲引椎甯越之人休弗休仲舒之不窺家園殆無以過癸丑客長安日課七義盈篋克凡不佞與勞苦曰顏闔之馬盍自寬乎謝不敏旣歸而發憤蕭寺積篋如長安也使瑞明以此

初集 卷之三 五十五
爲苦必不能終朝吾知瑞明樂矣然不有瑞明
攻苦何處有此茲刻深淺中度凡吾所疑者無
一不備而後知文章之道大瑞明其陶然樂乎
雖然此素也瑞明直抒吾素耳故不佞序素業
止此

題鄭德滋素業

德滋倜儻豪上自天性喜從長者游四方士亦
無不願交驩德滋者癸甲之交事汪石蓮先生

尋問業朗閣氣蒸蒸食虎儕偶咸讓席矣比志
益堅心益沉悉韜其賈勇之伎而發舒於文知
交日益盛乃不幸連罹大痛縞衣冠而茹薺菓
者且六載許人世不堪之戚猝至備嘗而無從
破涕爲文日益工終歲棲息靈山聖水間與友
人尋盟無虛日夜半拊膺太息曰矜人以此仰
承冥冥亦以此移晷消夜也噫天果有意困德
滋文可不問矣而德滋倜儻豪上故自在試玉

鍊金火七日七夜不滅而始現其真德滋其由
此亨達何量哉德滋與瑞明稱素交因合刻素
業夫青黃藻績之觀經宇宙而賁廊廟無不由
素始拮据捋荼蠶絲杼軸吾知德滋之爲素地
者苦矣

聞子將文章序

子將舞象而稱夙慧弱冠而游黌宮不數年而
文與名關海內士之耳與目又不數年而海內

能文之士其文與名皆入於子將之目與手矣
子將與海內諸文人呼吸互通唱和潛密近則
盤匝遠則蹠素子將能盡諸文人之變而今日
之捷諸文人亦樂觀子將之變茲刻可一日緩
耶夫觀文者觀其變願善變者莫如風雲而不
變者莫如日月亦必有不變者以經天地而善
變者始足以緯萬物而神其用文之騷雅典謨
百家子史具在也豈以今昔變哉相生相化而

變從出焉世有變於文者乎虎變豹變皆文也
今之語變者夥矣吾當與吾子將嚴操其微以
存之

序徐仲穆石麟堂近業

仲穆家北郭外離城數十里而遙背山臨流古
樹蒼鬱禽鳥唱和市喧不聞偕兄孟章探六籍
蒐二酉啣晤石麟草堂興到課制舉文文成浮
大白樂不減南面百城也茲編又其聯鑣入燕

都時蕤矣夫怒馬衝塵冰河峙素火熾於內凍
雪可煬安得有和平鼻越之韻况去冬所見人
無色樹無皮不乃有捕蟬之鳴墓入山水之調
乎而仲穆文高華沉邈衆美咸脩無殊草堂匡
牀語也養深蓄厚遇境皆筆筭何難一第哉偶
而復竒天不可問士亦言其所信曷計虎鼠雖
然有才如仲穆而不以碣石顯者乎力田逢年
與孟章並奏琳瑯天上石麟世稱徐卿有子九

霄萬里瞬息可致何必問天不佞之欲問天久矣
序歲寒二十義
席之構大小題二十義在歲寒卽以歲寒名二十義偶拈示朗士而朗士津津於歲寒之義也夫文之氣不肅則嘽緩而采不韞則廉纖春葩夏菜所以立觀其盡也凜慄次溲淒清慘寂之中天地之氣閉塞已極而千竒萬靈撐霆駕霧

悉淳孕焉日新富有於斯爲盛矣管子曰至人有爲而未可陽也必含藏以陰之閩中董崇相曰嚴霜酷雪草木怒生人自不見以春爲恩俱堪爲歲寒寫照而吾卽以稱述席之二十義何不可哉雖然席之淡漠寡營樂恬畏競短垣匡席晏坐甚歡察其所安真有宜於歲寒者也朗士之言又贅矣

題王佐之近義

初集
偶過玉泉與萍宗佐之箕踞溪頭余曰石靜萍
曰水靜余曰夜靜萍曰晝靜佐之曰搃之心靜
寂喧不在境也余曰搃之文靜心之喧寂不可
知至於文而盡呈矣萍師鞞然微咲佐之因出
其文示余大多在法相竹間叅寥泉老樹下日
長閑樵人莫窺其面石蓮子數斛每一意到任
筆飛灑其發杼玄奧遣布輕逸上可傲羲皇下
可博七寶座雲杪霜絲嗒然若失噫以此言靜

則至靜以此言樂則至樂佐之又何所求於世
哉獨樂不若與衆佐之所繇刻近義也俟世之
讀佐之文者先解自樂而後可與解佐之之靜

題陳生甫詩草

生甫夙慧自天性而杜門下槌深湛好書又慧
心人所難比益韜其竒不欲自露鋒穎一切戶
外事戒勿聞獨發憤攻古潛心雉業余偶於扇
頭見其樂府宮詞嫵媚昭藐託致微奧以爲非

諸三百之音不能到而生甫一再奏毛詩義翩
躑婉惻宮商合節風雅雲仍端在是矣世之識
田禾將軍子者衣冠車騎耳不知抱樸守恬所
重固有在步擔過之豈庸衆能踪跡哉生甫今
漸露一斑矣要其竒未易盡倘以列黷宮試高
等爲生甫所自見世尚未識田禾將軍子也

題玉樹堂近草

不佞自乙酉識顏君愛昆仲於貞父坐上癸卯

赴北雍試同寓天寧禪寺君愛長公善言易飛
談捲霧君愛佐以淹瞻每月光澄晶塔鈴磬震
余與兩君喚白高歌嘗至丙夜恍如萬壑濤千
隊鏗甲也從此別許時矣頃乃得君愛書見其
兩賢子始知君愛息心家園以青雲之業付之
郎君抑何適也長君楚先次君仲先疏徹競爽
蕪林中聲噪遠近無不欲交兩顏君者旣讀其
文標韻在色香之界發趣在波濤之微游於法

初集 卷之三 六十四
之內而超於象之表高墉射隼旗亭沒羽技與
神會所至如意青雲出其宇下此足以娛君愛
矣茲刻近草三十首索余數言余方養痾禁思
不及作長語然兩君之竒不盡此編而竒已見
則亦何必盡出其藏不佞又何煩長語也因付
刻人

方孟旋先生初集序

青來閣初集信安方孟旋刻試卷四書文百五
十經文五十尺牘十卷襍著五卷合之得九百
葉明日將發長安棹矣問序于朗士不佞曰疾
行無善步柰何孟旋曰率子之本懷自足滿帑
吾不願子爲序直願以不序序之而已然我兩
人交清何煩直筆墨間如孟旋之久不遇而今
遇旣遇矣而世猶有詫其不盡遇者此皆無關
於文而借爲鞏悅者也則皆序也余獨謂性情
之變不可勝窮而有必不變者隨變而現其貼

初集 卷之二 五
切于文章爲最真故文章之變足以籠罩宇宙
彈壓山川吞吐烟雲玄黃黼黻而不朽於今古
則所謂必不變者獨操其權今孟旋之文具在
其變者鑠古切今不易測量而有望而知爲孟
旋之文與一篇中數行一行中數字孟旋非此
不快而世人亦藉此以快孟旋滿意饜腹者則
正所謂必不變者也當不律在手或伸帑和墨
或倚柱微笑或枯髯皺眉或解衣磅礴或整襟

危坐端肅莊嚴或晝夜遞交晴雨互往嗒焉俱
盡而始得一字要必有必不變者隱隱咯咯密
移獨詣而變者始縱橫百出而不可詰樂哉孟
旋之爲文乎孟旋嘗曰舉子文皆稱毘陵震澤
然皆旣發而始有毘陵震澤之文今我輩于落
窳窮愁中預爲毘陵震澤之文使海內聞之見
之而始萬一其遇一不宜朗士亦曰古文詞稱
空同弇州然皆旣發而始有空同弇州之文今

我輩於離經攻苦中預爲空同弇州之文使世人聞之見之而始萬一其遇二不宜雖然吾所稱必不變者天地不足易一葉何但毘陵震澤空同弇州卽元而宋而唐而漢而子史百家觸境偶呈毅不可奪又安問發之早暮也以此論初集微矣微矣孟旋肝腸皎于積雪意氣高于雲霄不負死生無媿衾影其必不變者卓立世間不得不露于文而文與人世入皆能信孟旋

而孟旋亦足以自信則不佞何難爲序直以不序序之而已

題馬遠之文

遠之文一刻於冶城再刻於當湖三刻於金臺不佞序之詳矣其技益工而名益噪此刻又武林士秘爲帳寶者英多斐亶如武庫縱橫賈胡列肆何所不有又何一不擅品格也遠之才情豈止是而卽此已足快陳子昂碎琴之觀矣淹

迤南北竟不一售天可問哉然遠之氣愈收勇
愈沉不問家園不棲官舍閉捷香山碧雲與天
下名雋深求其最上之一毫之之所可自見者
近矣因寄聲遠之後湖淨業有月極樂
有恠松俱吾墨鱗筆甲幸與宜之日嘯詠其下
俟我來共發萬斛濤氣運今在我輩矣

序陳孟典四書三草

秋高氣爽水澄山潔小圃晚桂初放香燦而滿

孟典携二草過商且日來月初二三將治北裝娼
好火要莫子若曷爲我書其端不佞受而讀之
而舌滑齒利津津乎不自覺袖舞而袂振也孟
典年十四游黌宮警敏通慧超其儕偶不減衛
洗馬所至觀者盈堵每下筆疾書如萬花春谷
鮮妍堪把嗣後試必前茅九方皋之相馬歐冶
子之相劍無不揚詡讚歎謂孟典必騰驤而上
取諸寄耳而尚阻一第何哉頃且鼓策北雍以

發抒其未展之技孟典勉旃冀埜雖多良鹿盧
光照燕臺恐未有過孟典者從前賞識之多今
收効於司命一夔足矣明年桂花盛開時聽孟
典捷音以醉我

詩經文選引言

世之習鉛槧者率矜稱乎風雅夫風爲天籟比
竹已非雅爲元音尋聲愈謬沿流遡源譚胡容
况欲以哆侈而擬才琴之鳴淫哇而毀皇華

之奏負建鼓求唐子雖有虛響其將及乎三百
篇之制舉義亦猶風雅之遺也 國朝自王震

澤首吹鳳律迨向慈水妙合虎頭後先擅勝者
十數餘家吳越之國如東西京遞相握鬯至今
尸祝爲風雅主盖百世不祧之廟矣虞淵濫觴
典刑漸邈如綫之緒莫續似苗之莠益蕃約而
言之其等有二畫羲孔之衣冠則戒於刻鵠肖
叔敖之象貌則淪於木禺氣滿者虞其怒張才

勝者防其兢巧此賢智者之過也拾牙後之慧
傳口中之珠搏捨義山唐突西子點金成鍊借
火爲燈愚不肖在在有不忍言者矣嗚呼
風雅之初本於性情歌咏之諧由於法律法律
所以持文之衡性情所以窮文之變依律斯情
暢調性斯法嚴未有舍是二者而可語於文可
語於三百篇之文者也先輩饒於主法以情赴
境所以涉樂必咲言哀已歎把玩則韻清瞻仰

則神聳諸體畢備片語爲模今人則法廢而純
任情情淺而純任習習壞而純任同以耳易目
以俗代雅如郊廟蒸嘗則制存肅穆而直云金
碧輝煌矣宴饗侍從則統協莊和而直云擎拳
曲踞矣邊戈戍鼓則凄惋悲壯而直云雙鉞千
旌矣山林澗谷則興寄蕭疎而直云蓬樞甕牖
矣流離困厄則沈痛感愴而直云露肘褰裳矣
忠規巽導則語投閭櫬而直云斧鉞雷霆矣望

雲瞻木則氣結啼枯而直云溫清菽水矣空閨
凝睇則思極絲迷而直云衾單枕另矣日招心
授則橫陳淡聆而直云海誓山盟矣數九重之
法食餽飭罔遺揚聖睿之宏謨譯鞮通用此無
他性情塞故神理不宜人法律踈故轉運不由
已脅肩爲歡僂風出涕初何關於哀樂哉浸久
不已牛鬼漸昂彼此挪揄衣鉢無寄夫六經之
垂比於日月易之言理愈精書之班辭甚典春

秋凜於冰斧禮樂析於蠶絲而獨令風雅變爲
侏儻經緯胥於沮溺徒令有識者嘆經亡于制
義豈真制義之能亡詩哉噫此文選之所以不
容已也蕪昧之見罔有所窺私自心惟亦欲本
之程式以定繩準之垂彙之墨卷以徵世系之
漸攷之先輩以昭祖述之有在叅之近課以明
追蹤之有人摠爲一帙以證之知者而遭值天
刑焦腸繞指挂一漏萬寧逃共覩迺其法章正

始句辨紕訛寧弱而真母濃而譎寧康莊而蹇
母汎駕而麗敦質者見斲輪之苦心修文者示
中鵠之善技命曰詩經文選正廼道其本色不
欲被以榮名而二三君子過擬爲昭明之漢文
選夫詩文選而爲昭明文選不乃昭明之聲而
爲鳳凰之聲乎哉敢謝主臣

題凌巨先近課

武林凌氏以孝友發聲而巨先淹雅能文慧性

蚤著及邑侯喬君求先生操人倫鑑拔第一試
卷爭相傳寫名益噪而巨先意益下文益工後
來之雋竟無出其右者余每稱巨先恂恂如處
子而落筆縱橫負九軍突入之氣訥訥如不能
言而造語深微擅一往沒羽之奇縱其才情而
積以工力吞溟渤而排泰岱當何所不有也春
秋之役轉轂不停如巨先自應早達且巨先大
父太守給諫公以午年領解額履武非遠巨先

力宜益堅余欣以近課爲券矣
張成叔詩經葯房集叙
六藝尚矣余嘗謂易之道尊而詩之道親夫易
三聖人所以剖芒芟瀕濛之微冒道而芟造化
而詩則採之秋女春童侑醴祝嘏之章故準易
擬易者數百十家至連山歸藏諸緯並散漫不
盡著而三百篇後廣聲貌於靈均構深瑋於六
季三唐之音繡其繁槩總之情感七始化動八

風雖細言短韻莫不家喻而戶習之至今與六
菴並然而不通易不知詩之奧而微不通詩不
知易之該而顯故曰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
以求其動善言詩與易者也顧今之譚詩者輒
謂大曆之後無詩夫郁郁乎文惟周爲盛三百
篇之思淫矣淫者謂其流離絲眇微入宛惻而
無所底也紫陽氏槩係之男女之詬非也若騷
得其怨司馬諸賦得其觀漢魏齊梁分符五言

近體曼越愈剗而薄何文之與有至我朝被之爲制舉義而去三百篇彌遠矣猶之青出於藍轉而至丹雘絢色滋下而益倍其祖故返之至文謂三百篇之後無詩可也苟永言含志而有當乎性情之鼓吹今之制舉義何嘗非詩哉噫此可與知者道也余自乙酉歲識勾章張成叔初見其歌行一章灑灑乎戛金敲石聲滿天地其人亦豪雋自喜抵掌譚世事有慕

古節俠伎倆之士者比十年所矣而交益暱知成叔益深今一再望之若木鷄也旣就之則其中闢奧而無諍淵渟而衆妙止焉所爲古風五七言合於雅音軌於正始而盡去其躍馬賈勇之氣意若不欲世之以才情知我而已亦不欲以才情見於世者非浸淫六藝之有年何以得此哉噫才搏黍技耳大鵬怒飛六龍存蟄微乎微乎良賈深藏老氏詔我矣魍魎入夢而詭云

才盡抑亦淺中豈真有彩管予取耶今年春成
叔以膺貢入成均因刻其所爲詩經制舉義而
題曰葯房集夫成叔旣已飶六藝之精而其所
爲聲歌及制舉義皆洋洋乎三百篇矣而獨取
於屈氏之語耶聊志其地耳成叔行矣京都多
六藝之士相與上下天下士必不盡以才情知
成叔彼荆高兩豎子歌易水而游酒人不足道
成叔十年來目攝之久矣

題黃履素制義

隆萬間就李黃葵陽先生主文衡海內一時士
出其門者魯璠楚璧無所不收稱宗風最盛至
今讀其所爲文如入清廟明堂之中聽巨鐘建
鼓令人肅然跂冠裳玉帛之盛菁英所結久而
彌芳一發爲長公方伯而次公履素復振藻起
海內嘖嘖稱文章有靈先生有子履素與余同
南都籍文弱如不勝衣恂恂處錚淡如漠如人

莫知爲純袴子也獨至操觚則竒鋒蔚起有時
不擊刀斗爲漢騎之精雄有時按部分壘爲晉
師之整暇菴林中識不識咸稱鳳毛麟趾自是
衣鉢後人則履素之樹立可必矣不佞於此道
力劬獲拙不足論而履素喜與言因其刻近課
而書數語致履素未識履素以爲可與言否也

題瑤草

春首赴曹難老洞庭之約歷石公龍渚諸勝看

梅花梨花桃花各數十里掩映水上間拈一題
以志游息之暇夏仲逃暑五雲山中而暑特甚
日纂南華數篇以消之秋深始得操筆硯先後
文可三十餘首頃過婁東諸友執相勞苦輒詢
所以不遇於世者而愚急欲諸君子之砭治之
也因出近作相證諸友執互有標評趣付之梓
而不佞謝主臣曰山中瑤草深

六冰雪草小引

歲辛亥讀書當湖成弄珠樓七十義未敢拈向
一人子丑復得三十首其中巧拙俱備要未必
盡詭於世之鑑別而身所爲滌煩鬱破寂寥陶
然自娛者實賴有此卽世所鑒別濃淡真贋無
所不收無所不放豈皆貫虱而射苟捨足信度
乘筏呼船無論爲有識所嗤鬼亦擲揄之而世
之以帛鼠論文夥矣因遍質之公車之報罷者
便欲焚却而友執聽然曰火攻固出下策不若

以冰雪沃之不佞曰唯唯冰花初凜雪陣漫墊
葭灰不飛鶉結臙粟徽之之艇于徐仲舒之賦
偃蹇正寒色之極肖者也宜以名吾文友執曰
否否溜冰積雪清曠山水澄傲芬射不染纖塵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吾以沃其似者耳盍刻而
題曰冰雪草不佞敬謝不敏

梅花臺清嘯叙

昔成公綏作嘯賦語不甚快乃又有嘯青嘯譜

人皆惜其不傳而蘇門先生劃然嶺半聲聞數
里如鶴淚碧空風松送和此豈從譜上拈合者
哉江汜弱勝其嘯也歌正自堪聽倏然天籟必
不從學習得之者余嘗謂嘯之致有三當適意
愉志大能舒鬯和襟及鬱結寂寥登高乍宣亦
足以會振衣濯足之勝要惟獨理獨節不煩槌
板無籍同聲洵足娛也余年來無長卿之渴而
有休文之瘦親朋勞苦無所置對惟曰清虛日

來一噓而止乃懶因此增避客如箭小圃饒古
樹曲池梅萼千條築臺以助雙屐偶發清嘯林
木于喁不復知浮湛何狀道書梵帙以此觀空
而已六月暑來兩兒隨唐又兢先生過圃中消
夏興到各唱一題十許日遂得文三十首因謂
又兢曰梅臺孤嘯因君成兩昔人嘯聞天半今
以播之戶外可乎又兢曰君久絕履迹猶不廢
我嘯歌亦足以慰相念者不佞請備數部鼓吹

何如遂以付梓又兢嗜竒好古讀書達旦寒暑
不輟爲文有法有韻骨挺藻流而世尚無知者
余愧非武子然能識汝南於未遇時更足鼓一
清嘯西湖社草叙
今之文新極矣骨靈筭巧恢詭翕張標勝於耳
目之外而愚未敢謂新也愈橫愈轉而中未必
有也非怒罵則諧謔而悃欵不到也披一二行

若眩爰居而預擬其遣陣狂瀾之所必至果不
異也驟按之天華飛墜而尋已索然無味矣則
氣薄而趣短習之新非性之新也新有過於六
經子史乎抉題旨暢題神審脉管聲應變合節
乍讀而春風自來再讀而鸞鳥自舞境與意洽
而手不忍釋噫造椎輪於華旛錦幄列葢羨於
水鵠雲鶴人必不顧矣將不有厭浮剽傾歆而
思返之乎實真正則安見六經子史之文之不

作而孰謂江河難挽哉社中兄弟尋盟於西湖
之上積文成帙屬朗士繙而授之梓夫二三兄
弟之語無不新也其不求肖新於習人人同也
竒正互生深淺中解會文切理衷而非貌用以
洗浮歆之陋其有興乎西湖爲古今歌舞之場
而波雲水月歟旭沉嵐眩晝之桃縞夜之李晚
山青朝巘紫十二時無刻不新遊者若情換境
徙焉此亦新之至歟而不佞以新序西湖社則

亦社中兄弟之意云爾

馬遠之碧雲篇題辭

遠之文一刻於冶城再刻於當湖三刻於金臺
不佞序之詳矣其技益工而名益噪此刻又武
林士秘爲帳寶者英多斐疊如武庫縱橫賈胡
列肆何所不有又何一不擅品格也遠之才情
豈止是而卽此已足快陳子昂碎琴之觀矣淹
逾南北竟一不售天可問乎然遠之氣愈收勇

初集 卷之三
愈沉不問家園不棲官舍閉捷香山碧雲與天
下名雋深求其最上之旨遠之之所可自見者
近矣因寄聲遠之後湖淨業有高樹西湖極樂
有怪松俱吾墨鱗筆甲幸與宜之日嘯詠其下
俟我至共發萬斛濤氣運今在我輩矣

題孫令弘十義

語之出於喜者達出於恨者老出於衣冠禮法
之場者整出於波林烟岫之間者超出於劍俠
酒兵怒馬飛船之際者縱讀令弘十義無所不
有而皆不有吾未知令弘所自出也

四書持世篇序

夫文者道之精華用以表微達遠宣鬱導幽上
薄卿雲下被丹水靡所不屆說者謂降格於舉
子業文敝矣而愚未敢以爲然也六經昭於日
月古今言人人殊咸以凡擬聖以緯翼經雖在
襍詠誰非潢派而詞賦雄爲才人之豪舉訓詁

據爲老宿之家珍若分疆裂界各不假借獨舉
子業頒定式而六經始爲童子之書布帛菽粟
朝絃暮歌英杰同此之乎譎險不至河漢國朝
持世大柄端在是已第風簷鬼掣其肘芸窓神
攫其珠濟發或以受嗤詭遇偏能獲十先輩之
火傳未息蓬足之得駕瀕時其在今日獺祭不
及李商隱胠篋過於丘良孫而世道大可慮文
迺真敝矣夫衡文如布鵠作文如射的鵠正而

視聽專射䟽而做法廣此持世所從出也同安
蔡先生弱冠登朝旣已蚤酬稽古之力而鑄經
殫思時構一莛飢食渴飲與性俱安爲文不務
駭世人之耳目務闡賢聖之神理亦不蕪肖成
弘之古貌蘄調當境之苦甘如岐黃營脉伶倫
審音基本平實而布勢構虛現紫淵之蜃樓體
極純正而透露綿密恍碧霄之雁陣令詰屈之
士反影自照曰此亦伯夷何遠卽炫竒之夫巡

環不休曰到此功夫尤難噫爲文至此而始知
文章之大論文至此而後悟舉子之業有關世
道也雖然先生之結念深矣天之所結金石不
移善書者見闔蛇爭檐屋漏痕舞劍器皆書法
也善畫者見枯藤曲磴飛瀑流虹皆畫筭也挾
靈檀者心偶注思而驟覩瓊玖蠙珠之集起隴
畝者手方執耜而時聆兵戈鉦鼓之聲皆天也
先生經世之業固自有在此特其宦轍所寄而
天不可遏若所見無非文者潛維默挽道豈遠
人舉業必傳茲當不朽因與帷中孫生輩共校
而刻曰持世篇涓涓江河卓哉砥柱讀者定自
得之矣

...



卷之五